

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

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目錄

利己曰利利人曰義 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做甚的務甚一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做甚的務甚二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自然科學救國之我見 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

責任心 二十四年五月六日

新認識 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公營事業與與民爭利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軍人對人民應親愛和氣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如何走上富強文明之路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妖孽 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賭博即是犧牲國家之富強文明 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

物產證券可使互戰互爭之國際關係變爲互助互愛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救國之非常方法 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利用電話增進工作效率 二十四年七月八日

能增加國人的工作效率纔能真正救國 二十四年七月八日

惟有自強爲救亡對症有效方劑 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陝北共匪情形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防共兩途徑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防共必要之認識 二十四年八月五日

一六

一六

一九

二〇

二四

二四

二五

二五

二八

三一

防共須全體動員 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三四

辦理職業教育之困難 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三五

合理的負擔方法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三八

陝北共匪之起因及現狀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四〇

如何瞭解共匪如何對付共匪 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四三

組織好人制裁壞人 二十四年九月一日

四五

防共應先知共 二十四年九月二日

四九

消除社會不平與防共 二十四年九月五日

五八

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二十四年九月九日

六〇

賞罰與政治之權能 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六一

束手無策的防共辦法

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六二

好人團與窮人會之比較認識

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六三

怎樣能保障農工商生活之安全

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六六

關於重視按勞分配輕視物產證券錯誤認識之解答

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

六八

自強救國之非常辦法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七二

防共政治工作人員之任務

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七六

物產證券能保障農工商的生活安全問答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七九

物產證券是社會性的經濟革命按勞分配是經濟性的社會革

命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八二

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及說明

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八八

答土地村公有質疑

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九八

再答土地村公有質疑

二十四年十月七日

一〇一

土地村公有問題之討論

二十四年十月八日

一〇三

土地村公有與士兵之關係

二十四年十月九日

一〇六

如何使人民說我們好如何將事辦好

二十四年十月十日

一一〇

防共保衛團團丁須知

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一一一

共產主義學說上差之毫釐政治上謬于千里

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一一九

主張公道團團員須知

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二〇

土地村公有問題之討論

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二九

土地村公有問題之討論

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一三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四

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

利己曰利利人曰義

——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復張佩銘函——

來函有『聞擬辦產銷合作機關，並閱發行物產證券講話，即欲陳述意見。』之語。而選語中又有『一人貪利，一國作亂。放於利而行，多怨。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之句。窺其意，似謂爲政不應與民爭利者。果爾，當先辨義利。利己曰利，利人曰義。古者君國不分，朕即國家。所謂一人貪利，放於利而行，何必曰利，均係指利己之利而言。於孟子所說：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可以證之。至若辦理產銷合作商行，係經濟政策，重在溝通土貨，發達生產。非單純經商，重在牟利。物產證券，係爲闢開造產途徑，救濟人民失業。兩者皆係爲全體人民謀利益。全民

之利，即政府本身之義，此爲十分應做之事。即以山西之公營事業而論，固謀利者，但亦係謀全民之利，即政府義之所當爲。而世人亦有謂爲與民爭利者，實亦錯誤。蓋生產事業，由私人經營，其贏利，爲資本家與商人所分批。其結果，資本家不勞而獲，助其奢糜惰逸。公營之後，其利歸公，正是民生主義『節制資本』之有效辦法。減去奢糜惰逸之費，已爲今日政治上十分應當爲之事；再將贏利，作爲保護人民身家財產，發達人羣富強文明之資，豈非應爲而更應爲之事乎？且也，人民之安全與進化，國家之富強與文明，完全基於人民之負擔。試考世界頭等國家，皆人民負擔最重之國家。可謂人民之負擔，於人民之安全進化，國家之富強文明，成正比例。今就山西而論，人民負擔於安全進化富強文明者，省縣合計，全年不過二千數百萬元；而負擔於資本生息者，奚只數倍。公營事業，難在不易發達。若使公營事業發達，

商仍是商人辦，工仍是工人做；其所異者，在人民方面，是將供人奢糜之負擔，變而爲安全進化富強文明之用；在國家方面，不用另外給人民增加負擔，即能爲人民增加安全進化富強文明之事。處此生存競爭，弱肉強食之時代，非安全進化富強文明，不足以圖存。非增加負擔，無以圖安全進化富強文明。今能於不增加人民負擔之下，而能增加安全進化富強文明以圖存。一舉數得，孰愈於此！而猶曰，與民爭利，真太顛倒是非矣！我國一般人士，多以舊眼光目新政事，雖口倡維新，而仍以腐舊之認識評譏責備；致使真正利國利民之新政，非特不能得到人民之幫助，而反在人民方面發生種種障礙；非特力不集中，且東拉西扯，減殺政治效能；以致國家貧弱，人民困苦，仍無轉變之望，誠堪浩嘆！今執事於公餘之暇，注意到我的施政根本，甚好。但願於義利之辨，加以深刻之認識。新政前途，庶有望焉！

做甚的務甚一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在綏署省府擴大紀念週之講話——

今天我祇告說大家一句話，即是做甚的務甚。做甚的務甚，則百事皆興。反之則百事皆廢。百事皆興，人羣之幸福日增。百事皆廢，人羣之禍害日增。某一部分的人做甚不務甚，某一部分的事必壞，即某一範圍以內的人羣幸福必減。我們公務員，應當抱定做甚務甚的宗旨，向前去做，使人羣幸福日增，而勿使人羣幸福因我們而日減。

做甚的務甚二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綏署省府擴大紀念週之講話——

我在上次紀念週所說做甚的務甚一語，是做人的道理，是學問方面的話。說

到政治方面，應再研究：一、爲什麼做甚的不務甚？二、如何能使做甚的務甚？蓋在學問方面講，做人的道理即是應當做甚的務甚，是自動的。在政治方面講，如能自動的做甚的務甚，固然很好。如不能自動的做甚的務甚，即須強迫教他做甚的務甚，不許他做甚的不務甚。今日中國之所以如此貧弱者，即因做甚的不務甚所致。國事既壞，人民之幸福亦減。今要發達國家的富強文明，增加人民的幸福，非政治上方法能達到教人做甚的務甚之地步不可。政治猶之醫生，醫生治病，應先尋求病根，對症施藥。辦政治亦應先明白爲什麼做甚的不務甚，求得病根，更須有適當之方法醫治之，然後始可以達到教人做甚的務甚之地步。自動之做甚的務甚，希望在教育上提倡。強迫人被動的做甚的務甚，乃政治上上級官吏之責任。今天即以爲什麼做甚的不務甚？如何能使做甚的務甚？爲題目，希望各機關長官及公務

人員研究之。

自然科學救國之我見

——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山西分會之講話——

社會上的現象，不論縱的從歷史上說，橫的從世界上說，誰也知道參伍錯綜，極爲複雜的。但類別這發生複雜現象之關係，不外三種：一、人與人的。二、人與人與物的。三、人與物的。可是這三種關係，由古今的變遷，和環境的不同，遂演成東西洋文化的殊異。人與人的關係，即所謂倫理的關係。人與人與物的關係，即所謂政治，法律，經濟等間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即所謂人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關係。我國與印度，一以農產較易，普通生活不成問題，一以地大物博，氣候溫和，謀生不難，所以對於前兩種的關係講求甚細，形成偏重精神的文化，而於倫理，政治，

法律，有高深理論的發揮。西洋各國，如北歐以氣候寒冷，農產不易，南歐以地狹人稠，掙扎圖存，所以對於第三種關係，探討無遺，形成偏重物質的文化，而於自然科學有縝密深邃的研究。偏重精神的文化，遺物太甚，所以拿物來侵略，非需用物，無以禦其烈，彌其缺；偏重物質的文化，蔽心太深，所以違反人生，甚至於殘忍不幸的情事之發生，無以防其始，杜其漸。一般的見地，大致是如此的。至於我國也有些人說，只是前述第一種關係，較為深細，第二第三兩種關係，皆沒有什麼研究。我以為這種說法，不甚確實。我說關於第一種關係間的道理，可以說研究到佳，將來人類文化走上「心用物，物表心」的正路的時候，都應該跟我們學。第二種關係間的道理，特不如西洋的鋪排耳，其基礎理論，都很正確。就政治說，重人治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其結果曰：『有恥且格。』重法治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其結

果曰：『免而無恥。』就法律說，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是人法兼重。就經濟說：『生衆食寡，爲急用舒。』就社會制度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推其極說到大同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何等的態度，何等的胸襟！至第三種關係間的道理，我國確是沒有討究；不但沒有討究，古人且多抨擊。這個原因，固如前述，以我國地大物博，生活不難所致。但從歷史上看，我國自秦始皇統一而後，成立東亞第一大國，閉關自守，環鄰小國，一切制度文物，都不能與之相抗，不但無敵國外患，幾全率服來朝。所以自秦至清，二千來年，正如一個長夜，人都安睡不動，積習已久，所以其間如宋中葉王安石的變法，清中葉徐松的研究世界地理，不但沒有人幫助他們成功，而都是反對他們的。自海禁大開，世界交通以後，日本較我國小，較我們覺悟的早，以明治維新四十餘年的努力，造

成今日的日本。我國清末有識之士，也打算跟在日本後邊，作振興國家之計。乃以當時政府恃大而昏，不知醒悟，沒有成功。一誤再誤，成爲今日之中國，何等可惜！我們今日談文化建設，只有這第三種關係爲最要緊，從容學去太緩，從頭學去太拙，應該迎頭學去，將今日世界上所有講人與物的關係的新發明，新著述，搜羅淨盡，選拔高才，趕步研究，以補缺陷，並挽救危亡。委以西洋文化，講究自然科學，得到我們古聖先賢所講的『中和』之道，如物理非至中而無以成立，如化學非至和而無以爲用，這是顯而易見的。其他自然科學，都是如此。且西洋各國，所以繁昌有今日者，惟此自然科學的發達，是他們稱霸全球的主因。我國所以衰弱至於今日者，惟無此自然科學的發達，爲我們被各國侵略的主因。居今日而說救國，惟有提倡此自然科學，迎頭加速學去，不能希望成功。談文化建設，亦惟有提倡此自然科學爲

當務之急。我對於研究這自然科學的辦法，在我個人所設的川至進山兩中學內，曾有獎勵自然科學的特別辦法。對於國家，曾建議蔣委員長請他設立自然科學研究專院，考選若干專才，將自然科學迎頭學去的責任，交與他們，優其待遇，專其責成，分初級高級兩部，初級者研究世界已公開的，高級者研究世界祕密的，並隨同世界發明未發明的。能於此費一分力，則於救國上真盡一分力；能於此費一分錢，則於救國上爲費真有用的一分錢。希望大家注目於此。大家如以我這自然科學救國的主張爲然，各就地位與能力，將作如何之努力乎？

責任心

——二十四年五月六日在綏署省府擴大紀念週之講話——

我在上兩次紀念週上，說做甚的務甚，曾提出兩個問題。希望大家研究：一、爲